

瞭望
世界
书系



曼德拉： 艰难地走向自由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著
周小进◎译

**NELSON
MANDELA**

No Easy Walk To Freedom

红旗出版社

瞭望
世界
书系

曼德拉：艰难地走向自由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著
周小进◎译



红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曼德拉:艰难地走向自由/(南非)纳尔逊·曼德拉(Mandela,N.)著;周小进译.

-- 北京:红旗出版社,2013.7

ISBN 978-7-5051-2782-1

I. ①曼… II. ①曼… ②周… III. ①曼德拉,N. - 自传 IV. ①K834.78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44461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1-2012-3977号

No Easy Walk to Freedom

© Nelson Mandela 1965. This translation of NO EASY WALK TO FREEDOM i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书 名 曼德拉:艰难地走向自由

著 者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 **译 者** 周小进

出 品 人 高海浩

选题策划 张景涛

总 监 制 徐永新

责任编辑 张景涛 王海峰 董良敏

出版发行 红旗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沙滩北街2号

邮政编码 100727

编 辑 部 010-64038529

E-mail hongqi1608@126.com

发 行 部 010-64024637

欢迎品牌畅销图书项目合作

项 目 部 010-84026619

印 刷 北京画中画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200千字

印 张 14.5

版 次 2013年8月北京第1版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51-2782-1

定 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

我憎恨种族歧视，对此我并不讳言，因为我知道全人类中的绝大多数人都同样憎恨。我憎恨向儿童灌输肤色偏见的教育体制，对此我并不讳言，因为我知道全人类绝大多数人都同意我这一点。

我憎恨种族偏见者的傲慢，生命中美好的事物成了少数人独享的权利；而大多数人只能受人奴役，处于劣等地位，被迫成为没有选票的奴隶，在指定的地方工作，根据占统治地位的少数派的命令行事。我对我的憎恶并不讳言，因为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全人类的绝大部分都和我站在一起。

——曼德拉

纳尔逊·曼德拉于1918年生于特兰斯凯的一个王族家庭，是滕布族酋长的长子。为了躲避包办婚姻，他离家出走，前往约翰内斯堡。他通过函授获得了学位，修习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法律学位课程，并在一家白人律师事务所实习。

纳尔逊·曼德拉与当时的非洲人国民大会秘书长沃尔特·西苏鲁成为挚友，并投身解放斗争。他才能卓越、魅力非凡，很快成为组织的核心；他参与了1952年的“藐视运动”，在1956年的“叛国罪审判”中成为被告。

1961年，曼德拉被迫转入地下活动，被称作“黑人红花侠”。1963年之前，非国大的一切行动，都得益于曼德拉的个人号召力与组织力。1963年，曼德拉被出卖，后被捕受审、身陷囹圄。1990年2月11日，纳尔逊·曼德拉获释。

编排说明

本书收录的材料包括十一篇文章、一篇在国外做的大会演讲以及三次审判过程中的证词和发言。时间跨度为十余年，从1953年到1963年，在此期间，曼德拉无法使用麦克风（除了法庭上的发言之外），只能用笔对人民讲话。他在当局颁布禁令之前的那些年里所做的演讲，收录在南非警方档案之中，故本书无法收录。

文章基本上按照当时写作的原样再现，偶有改动，为避免字词重复，或删除某些当地用语，因为那些只有南非人才能看懂。在法庭发言的相关段落中，则删除了某些检方证人证词中的技术性内容。

部分文章并非严格按照写作的时间顺序编排，而是根据南非局势发展的大背景对材料进行了更清晰的排列，以体现在最终审判之前，事态向高潮逐步发展的过程。

每有事件发生，曼德拉总是做出更加勇敢的回应；因此，在每篇材料前增加了背景文字，以对相关事件做简要说明。

R. F.^①

图片说明

- ◆1952 年的“藐视运动”：曼德拉、南非印度人领袖尤瑟夫·卡查利亚及第一批“藐视运动”参加者的领导人。 009
- ◆温妮·曼德拉太太来到比勒陀利亚法庭，当时曼德拉正因领导 1961 年总罢工而受审。 074
- ◆1960 年国家进入紧急状态时，曼德拉与杜马·诺奎从狱中获释，两人在比勒陀利亚叛国罪审判法庭外留影。 076
- ◆1961 年，曼德拉与奥利弗·坦博会见非洲各国元首。 143
- ◆1962 年，曼德拉在伦敦。 158
- ◆1961 年，曼德拉、罗伯特·雷莎及一名阿尔及利亚军官参观阿尔及利亚陆军总部。 161

1990 版序言

沃尔特·西苏鲁

纳尔逊·曼德拉回来了。在南非人民为获得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之中，非洲人国民大会与南非共产党站到了舞台中央。这些历史性事件证明了我们的信仰：一个团结的民族，绝不会被打败。

经过长达三百多年的民族压迫与社会不公，我们的同胞都意识到，生命中最高贵的事业，就是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为了追求自由，我们的同胞于1912年成立了非国大，这成为他们斗争中不可或缺的武器。

在这场光荣的运动的斗争历史上，涌现出了一些国际知名的优秀政治领袖，有男有女，都是超越了时代局限的英雄人物。历史学家会记下这些优秀领导人的名字，包括年轻一代中的纳尔逊·曼德拉。

曼德拉的一生，与他的组织——非洲人国民大会——的现代历史密不可分。20世纪50年代，群众“藐视运动”进入高潮，他是南非全国志愿者总指挥，影响可谓举足轻重。

当局惧怕群众抗议活动，取缔了非国大，炮制了各种各样臭名昭著的法律，以镇压各种形式的民主抗议。推行种族隔离制度的当局将镇压上升为长期政策，于是对被压迫者实施国家恐怖主义便成



为家常便饭。

面对当局的镇压，被压迫者寻求各种渠道，分头行动。我们国家最优秀的一批男女青年，受命执行非国大的国际任务，为我们唯一正义的事业寻求国际援助，其他成员则留在国内。

1961年，全体非洲人会议在彼得马里茨堡召开，“马迪巴”^②出现在这次历史性的大会上。与会的受压迫者宣誓，在“自由日”之前，将继续进行地下斗争。同年，“民族之矛”经马卡纳、欣察、莫舒舒、沙卡、赛库库尼、班巴塔等人之手，传到曼德拉手中。

寻求非洲的支持，成为历史的要求。马迪巴虽处于敌人的监控之下，仍旧承担起这项使命。武装斗争的时代已经开始，除了保卫人民，我们别无选择，因为我们面对的是种族隔离制度下的暴力。

反动的暴力，直到今天也没有彻底根除。国际支援、武装斗争、地下群众动员，这三者是建立跨越种族、民主团结的“民族之矛”的基础。这一牢不可破的组织，标志着白人统治开始终结。

曼德拉完成了在非洲的政治任务。1962年，曼德拉被捕，随后被监禁五年，敌人错误地认为事态就此平息。次年的瑞佛尼亚审判中，曼德拉被诉为首犯。就当局而言，审判标志着民主斗争的结束。白人至上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抓捕我们的人变成了现实。

奉行种族隔离主义的当局将纳尔逊·曼德拉和他的同志们囚禁在罗本岛，以为狱中的磨难会摧毁他们高贵的理想和斗志。令敌人意想不到的，不久，罗本岛就成了斗争的另一个前沿阵地。狱卒不能随意虐待囚犯；为了让狱友们培养必要的政治意识，曼德拉等人开展了有组织的工作。在这座监狱里，他培养了一批意志顽强、经验丰富的政治斗士，这些人在随后的现实斗争中发挥了重要影响。1976年学生抗议活动中的受害者，就是这样成长为干部的。

种族隔离统治受到全面挑战，已然难以为继。国际孤立与制裁、群众运动和武装进攻，加剧了政治危机、经济危机，种族隔离统治因此受到致命打击。镇压并不能浇灭人们的斗争热情。数以千计的无辜民众惨遭当局杀害，但人民依旧意志坚定，一往无前。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已无法遏制。

敌人来找曼德拉，而他已经做好了准备，就一些重要问题尤其是种族隔离制度与当局进行讨论。当局开出了释放条件，他回答道：

我不会出卖人民与生俱来的权利，以此来换取我个人的自由。

随着国内外压力持续增加，监狱的高墙也开始崩塌，非国大的一些领导人和指挥官获释归家。曼德拉继续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以让其他人重获自由，为后来政治局势的正常化铺平了道路。

在被监禁了27年之后，曼德拉终于获得了自由，对南非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胜利。

所有热爱南非、热爱南非人民的人们，请加入我们解放祖国的崇高事业。我们将不遗余力、百折不挠，让一个种族平等、民主团结的南非，在我们有生之年成为现实。

自由之路，漫长而艰辛；但我们义无反顾，直到彻底摧毁不人道的种族隔离制度为止。

一切权利属于人民！

阿曼德拉！^③

莫特拉！

序 言

奥利弗·坦博

我们办公室门口的铜牌上写着：“曼德拉与坦博事务所”。我们在约翰内斯堡当律师，事务所位于一幢旧楼，街对面是治安法庭。非洲人能租到办公室的地方很少，福克斯街上的大法官楼倒是其中之一：房东是印度人。

后来，根据《族群区域法》，这儿成了“白人区”，房东如果不把非洲人赶出去，自己就要受罚。办公室位于二楼，磨砂玻璃上也挂着“曼德拉与坦博事务所”的字样，字很醒目，像是挑战宣言。在白人统治的南非，两个黑皮肤的人要当律师，本身就够麻烦的；而铜牌上的字样又明确表明了我们俩的政治合作关系，那简直就糟糕透顶了。

我和曼德拉都生于特兰斯凯，我长他一岁。我们一起在黑尔堡大学上过学。我们和其他人一起，创立了非国大青年联盟。1952年，我们一起投身“藐视运动”，参加了反政府大罢工，在“叛国罪审判”中也一同受审。

那些年，我们一起在法庭附近的办公室里上班。每天早晨，办公室里都有一队队耐心等待的人群。等候室的椅子不够，人们就站



到走廊里。我和曼德拉要从他们面前一一走过，才能来到办公桌前。

南非的囚犯数量位居世界前列，国际声誉不佳。监狱里挤满了非洲人，有些犯的是重罪——种族隔离社会中的暴力犯罪一直在增长；但有些只是触犯了法规的轻罪，在真正的文明社会，绝不会被判入狱。失业是犯罪，因为如果非洲人的通行证上没有官方认定的就业章，迟早都会被捕。没有土地也可能是犯罪，我们每周都要会见来自乡村的农民代表，他们受尽了冤屈和苦难，向我们倾诉：他们家族世代代耕种着那一丁点儿土地，如今他们却要被赶走。酿造、饮用非洲啤酒，用以此得来的微薄收入来补贴家庭开支，也是犯罪；女人如果这样做，会面临更大数额的罚款和牢狱之灾。对白人不恭敬也可能是犯罪。非洲人如果住在“错误”的地区——即当局认定的白人区、印度人区或有色人区，也可能是犯罪。

南非种族隔离的各种法令，将无数无辜的人变成了“罪犯”。种族隔离激起了人们的仇恨和不满。年轻人本该接受教育或学习手艺，却在街上游荡，拉帮结派、报复社会，因为这个社会只给了他们一条贫穷或犯罪的死路。

我们的办公档案记录着几千个这样的故事，就算我们合伙开事务所之前没有参加过反抗南非种族隔离的斗争，办公室里的所见所闻也能弥补这一遗憾。我们已经是专业人士，但每一次开庭，每一次到监狱里会见委托人，都让我们想起印在同胞身上的屈辱和苦难。

纳尔逊·曼德拉出身于特兰斯凯王族，从小就在为今后舒适、尊贵、体面的生活做准备。他于1918年生于乌姆塔塔附近，是一位滕布族酋长的长子。他十二岁丧父，由部族的大酋长负责其抚养和教育。

纳尔逊·曼德拉、政府的主要反对者滕布族大酋长萨巴塔、特兰斯凯地区大部长^④兼国民党政府的主要合作者凯泽·马坦齐马，这

三个人小时候是在一起接受教育的。十六岁时，纳尔逊·曼德拉前往黑尔堡，我们在那儿初次相见，确切地说，那是在一次学生罢课的热潮中。

黑尔堡学习结束后，我们各奔东西。我到约翰内斯堡的圣彼得学校担任数学老师。这所学校后来被当局关闭，因为学校不肯屈从政府专为所谓“劣等”非洲人制定的一些特殊规定（《班图教育法案》）。该校毕业的一批批年轻人先后加入非国大，因为那是我们争取权利的爱国民族运动的领导机构。

曼德拉的父辈及兄长们为他安排了部族包办婚姻，于是他决定逃离特兰斯凯。在约翰内斯堡，他第一次了解了城市中非洲人的命运：拥挤不堪、没完没了地突击检查通行证、拘捕、贫穷，以及白人统治所带来的无尽羞辱和烦扰。

在那个关键时刻担任非国大秘书长的沃尔特·西苏鲁认识了曼德拉，建议并敦促他学习法律。曼德拉通过函授获得了文学学位，后来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修习法律学位课程，随即在一家白人事务所见习。1944年，我们在非国大青年联盟再次相遇。

纳尔逊这个人充满激情，情感丰富而敏感，面对侮辱或屈尊俯就的行为会感到义愤填膺并迅速反击。他有一种天生的威仪和难以抗拒的魅力；他高大英俊，仪表堂堂；他信任年轻人，也能赢得年轻人的信任，因为他能体会他们的迫切心情；他也能赢得妇女们的喜爱。总之，他忠诚、勇敢，是天生的群众领袖。

纳尔逊逐渐发现，当局的镇压非常残暴，不允许群众集会游行，人们的怨恨和希望也无法用这种方式得到宣泄和实现。领导组织大规模群众集会，作用有限；政府充耳不闻，很快，催泪弹和枪口就对准了人民。

我们吁求的正义性得不到认可。曼德拉这样的领袖也日益受人



欢迎，而这更促使政府进行反击。曼德拉被禁止演讲，禁止参加集会，禁止离开约翰内斯堡，禁止加入任何组织。此时，演讲、游行、和平抗议、组建政治组织，都成了非法行为。

非洲人的抗争，面对的是非洲最强有力的对手：一个工业化程度高、武器装备精良的执政当局，其中有个狂热的白人团体，一心要保卫他们的既得利益，维持他们的偏见。而且，美国、英国、西德、日本的投资，与这个全球利润最高的压迫体制同谋。

对于这一严酷的事实，在参与抗争的年轻人当中，曼德拉和他的挚友兼同志——沃尔特·西苏鲁——也许是最早认识到的。此时，纳尔逊成了探索、规划、设计新斗争策略的关键人物。

我们必须形成强有力的同盟，其基础不应是肤色，而是完全废除种族隔离和压迫制度这一最终目标；我们要寻求同盟者，不论肤色，只要完全赞同我们的解放目标即可。非洲人民数量众多、勇猛善战，所受压迫最深，将成为斗争的先锋队。我们必须把人民组织起来，无论他们来自乡村还是城镇，让他们成为斗争的力量。

曼德拉起草了“M计划”，这是一个常识性的简单计划，以街道为基础组织人民，让非国大的志愿者们可以每天与人民接触，及时了解他们的需求，随时可以动员他们。他不再在公共平台上现身，何况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用的公共平台也越来越少；但他一直在人民中间，并指导追随者们，组织民众。

在“叛国罪审判”过程中，把民众组织起来的努力得到了检验。曼德拉从监狱到被告席再到证人席，受审者进行自我辩护，他与一同受审的其他人在法庭上阐述非国大的主张。被告席上的人被无罪释放，这次审判标志着那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到1960年，几乎每一位非洲领袖都受到政府敕令的钳制和约束。组织民众的权力已经被解除。1960年3月，分离出去的泛非主义者大会召集并举行了反对通行证的抗议活动，沙佩维尔的和平集会人群遭到机关枪扫射。

非国大号召罢工抗议，得到了全国的响应。当局宣布非国大与泛非主义者大会为非法组织。在五个月的紧急状态中，几乎所有已知的大会成员都被投入监狱；但在紧急状态中，非国大已立足于地下活动，紧急状态结束之后尤其如此。

现在，曼德拉的“M计划”开始发挥作用。曼德拉一直位于核心位置，协调各方力量，组织各种活动，尽管这些活动一旦被当局发觉，非国大的活动家们很可能面临长期监禁。

1961年5月，南非将成为其国民党治下的共和国。白人进行全民公投，但非洲人不得参与投票。非洲人决定，要通过一些方法让人们听到他们反对的声音。答案就是全国罢工。罢工是以纳尔逊·曼德拉的名义召集的。他离开了家，离开了办公室，离开了妻子儿女，过着政治逃犯的生活。“黑人红花侠”的传说，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曼德拉四处躲藏，只与最紧密的同志会面，乔装打扮在全国奔波，会突然在某个地方现身，领导活动并提供建议，风声一紧，又随即消失。

当局对警察和军队进行史无前例的动员，以镇压罢工。如果这样的和平抗议都会遭到武力镇压，那么人民就不得不使用其他的斗争方式，这是自然而然的结论。非国大不仅仅是全国的爱国前沿阵地，也是地下抵抗斗争的中枢。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各种破坏活动让举国震惊。“民族之矛”已经成立，并开始发挥作用。

1960年年初，我受非国大派遣离开南非，前往国外设立办公室。当时“沙佩维尔事件”发生不久，全国处于紧急状态，曼德拉已经



入狱。所以，1961年和1962年再次见到他时，我感到非常惊讶。他离开了南非的藏身之地，悄悄溜过边境，出现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东中非泛非自由运动大会上，向与会代表们阐述了我们组织和人民的斗争方针。

在南非，自由之战面临着严峻而残酷的局面。回国之后，曼德拉继续地下活动，成为当局的重大威胁。十七个月后，他被人出卖被捕，被判五年监禁，罪名是领导1961年大罢工和非法出境。

在瑞佛尼亚审判中，他被从牢房带到法庭被告席上，与其他八个人一起接受审判，沃尔特·西苏鲁也在其中。法庭指控他们从事破坏与阴谋活动，试图用武力推翻政府。全世界都看到了这次审判，也看到了最后的有罪裁定和终身监禁的判决。

今天，纳尔逊·曼德拉被关在罗本岛上。但他仍旧激励着每一个非洲爱国者的心。他是自我牺牲的领袖的化身，为我们的斗争所催生，为我们的人民所需要。他坚守原则，但富于弹性，能够做出精微细致的判断。他是个非常优秀的人，但他也知道，他的力量来源于人民大众，他们才是这个国家自由之战的核心力量。

我相信，瑞佛尼亚审判期间的全球抗议活动，使曼德拉及其他被审判的人免于死刑。但是，在南非，终身监禁就意味着在牢里度过余生，直到死亡——或者直到把他们投入监狱的政府垮台。

他们正在服刑，这一点提醒我们，他们的苦难不应枉费；人民没有这样的领袖，南非的冲突就无法解决；曼德拉被囚，不是因为他个人对种族隔离法令的藐视，而是因为他的同胞在世界上最为残暴的种族统治制度下生活、死亡，而他说出了整个民族的心声。

奥利弗·坦博

1964年12月

于达累斯萨拉姆

目 录

1990 版序言	001
序言	005
第一章 非洲的民族主义潮流	001

01. 艰难地走向自由	002
02. 虚幻的流沙	019
第二章 种族隔离下的生活	025

01. 民众遭殃	026
02. 对土地的渴求	032
03. 大门紧闭	037
第三章 与种族隔离斗争：双方的策略	043

01. 有生之年获得自由	044
02. 我们的斗争需要多种策略	051
03. 维沃尔德的部族分治政策	057
04. 叛国罪审判	071